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目錄

蘇轍

朱服權發遣泉州制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制 沈季長見前

沈季長少府少監制

秦觀

錄龍井辯才事 爲嘉興令陶彖子彖郡人

高郵長老開堂䟽 即淨端

黃庭堅

跋續法帖 爲劉燾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司馬光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劾侍御史劉琦錢顗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

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旣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寛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闇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爲知州今琦顗所坐不過狂直止以狂犯大臣遂降爲監若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鉗口以言爲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

位近臣親被明詔訊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
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逊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
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取進止

別劉孝叔雜端手啟　司馬光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
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
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惟與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
所禱不宣光再拜

沈叔通知海州制　蘇軾

勅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制

蘇軾

勅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爲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

術進有聞於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劉誼知韶州制　　蘇軾

勅具官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爲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湖州謝上表　　蘇軾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

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玆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鄙名迹堙微議論濶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寘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

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雜奏知湖州蘇軾劄子

御史臺根勘所元豐二年七月四日准中書批送下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臣伏見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蘇軾謝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歎驚夫小人爲邪

治世所不能免夫明旁燭則其類自消固未有如軾
爲惡不悛怙終自若謗訕譏駡無所不爲道路之人
則又以爲一有水旱之災盜賊之變軾必唱言歸咎
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今更明上章疏肆爲詆誚
無所忌憚矣夫出而事主所懷如此世之大惡何以
復加昔成王戒康叔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人有小
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蓋習俗汚陋難以丕變不
如是不足以作民而新之况今法度未完風俗未一
正宜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如軾之惡可以止而勿治

乎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鏤板而
鬻於市者進呈伏望陛下特賜留神取進止元豐二
年三月二十七日垂拱殿進呈奉聖旨送中書
太子中允集賢殿校理權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
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
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且陛下自新
美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爲少然其大不過變亂
事實造作讒說以爲搖奪沮壞之計其次又不過腹
非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已至於包

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讟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衰漢梁竇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

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謗可謂大不恭矣然臣竊考歷古以來書傳所載其閒擾攘之世上之人雖有失德之行違道之政而逆節不軌之臣苟能立其極以動搖人心亦必回容顧避自託於忠順之名而後敢出此恭惟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後世可謂堯舜之用心矣軾在此時以前得之虛名無用之曲學官爲省郎職在文館與領寄任文皆古所謂二千石臣獨不知陛下何負於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爲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之所自立者以有

義而無逃於天地之間者義莫如君臣軾之所為悉出於此其能知有君臣之義乎夫為人臣者苟能充無義之心往以為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然則陛下其能保軾之不為此乎昔者治古之隆責私議之殊說命之曰不收之民狃于姦宄敗常亂俗雖細不宥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收不宥而已伏望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印行四册謹具進呈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

政殿進呈奉聖旨送中書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臣切見知湖州

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及上

聖興作新進仕者非軾之所合軾自度終不為朝廷

奬用銜怨懷怒恣行醜詆見于文字衆所共知或有

燕蝠之譏或有竇梁之比其言雖屬所憾其意不無

所寓訕上罵下法所不宥臣切謂軾有可廢之罪四

臣竊陳之昔者堯不誅四凶而至舜則流放竄殛之

蓋其惡始見于天下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發辱臨焉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軾所為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偽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行偽而堅先王之法當誅此三可廢也書刑故無小知而爲與夫不知而爲者異也軾讀史傳豈不知

事君有禮詘上有誅肆其憤心公行詆訾而又應制
舉對策即已有獄與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迄不
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四可廢也而尚容于
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臣伏惟陛下動靜語默惟
道之從興除制作肇新百度謂宜可以於變天下而
至今未至純著殆以軾輩虛名浮論足以惑動衆人
故也臣叨預執法職在糾䖏罪有不容其敢苟止伏
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乖慝之氣抑亦
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有補于世豈細也

哉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後批四狀并冊子七月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聞奏 以上烏臺詩案

三奸之文因坡以傳其爲千古可恨可憐 元衡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蘇軾

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既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倘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 中謝 臣聞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義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況臣早蒙

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曖昧畧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讒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況臣縮累朝之深恩無半面之先容而訴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應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愈茲七年之厄收之九死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䮕圖後效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死且不辭尚欲據

赦于前殿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蘇軾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斗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絶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

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塡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刻削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趣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鈐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爲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無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㪷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愍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

私逋負十人而九君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覓得併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供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爲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脩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催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斗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趣辦爭奪州縣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即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銀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

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

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爲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爲盜近

來朝廷㵼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

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

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

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

壓奸慝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斗二百人

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淚今來米斗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㪷出糶濟饑等狀

蘇軾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糶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

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匀究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止供米三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充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太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即民間頊然闕食

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刑
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欲臣
去歲曾奏乞度牒五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
於十二月間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
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
召募蘇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㪷以
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災傷富民却滯有蓄積若以
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

殍之民從完次壞屋等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月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泗州外邑谿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浙西閉糴狀　蘇軾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晩俱傷高下並損已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惟蘇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州謂之上鄉所

産微薄不了本在所食里諺云上鄉熟不抵下鄉一[illegible]粥蓋全仰蘓秀等州商旅販運以足官師之用今來雖一例災傷而蘓秀等州所產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糴嚴立賞罰不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倉糴買不行民亦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蘓秀等州不得閉糴訪聞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糴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秀州抄錄到所出牓示二本其大畧云如有諸色人擅價買米販往別州許人告捉立定賞多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米行人狀稱

因遂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船到州認是遂州官吏堅意閉糴本司無緣止絶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公私窘乏盜賊之類何所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已牒轉運提刑司外須至聞奏者

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熈寧七八年兩浙災傷人死大半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司郡守如張靚沈起之流處置乖方助成災變既無方畧賑濟惟務所在閉糴蘇秀等州米斛既不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

不肯出糶民有衣被羅紈戴佩金珠而米不可得斃於道路不可勝數流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過慮體念今來浙中雖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措置漸成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熈寧之事為鑑嚴賜指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於未危仍乞指揮速行止絕逐州閉糴所貴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謹錄聞奏伏候勑旨

再論閉糴狀　　蘇軾

本路災傷本司已兩次奏聞竊見比年以來京東河北淮南等處災傷並蒙朝廷支賜錢米或於他路截撥斛斗賑救數目至廣今本路災傷不敢便望支賜截撥只乞稍寬轉運司年額上供使得轉換擘畫多方救恤已於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揮數內一事蘇湖常秀等州見今米商全不通行不惟逐州立賞閉糴亦為逐處稅務承例違條收米斛力勝稅錢是致商旅算計腳錢本重無由興販檢會元祐編勑諸興販斛斗及以

柴炭草木博糴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
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本司看詳本路見
今災傷正合施行上條已牒諸州施行仍散牓曉示下城
郭鄉村外深慮逐處稅務自來收米斛力勝處指爲課
額今來雖係災傷合依上條放免至年終比較日轉運
司不容如此分說有虧欠折遭責罰須至奏請者
右伏望聖慈愍念本路災傷及前件放免力勝係貫係
今來合行事件特賜指揮轉運司將來年終比較日除
米斛力勝一項稅額權免比較科罰候將來豐熟日依

舊所貴商旅通行場務亦免罪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湖州上監司先狀　蘇軾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抃之深瞰宣莫究

與劉宜翁使君書　蘇軾

軾頓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以罪以罪愚闇剛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媿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

者不憚斷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軾鄙陋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追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復歸望杜門屏居飧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托里人任德公親致此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

授程德孺表甥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俟償佛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矣此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蹑門北面摳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嶁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至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

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為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答范純夫 湖州　　蘇軾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滕達道五首　　蘇軾

某再拜承示喻盛字見耘老云改作逵道不知尚未定耶欲令重議此朋友之事某於公爲晩輩豈敢當此然公有命不敢違當徐思之先以書布聞左右然後敢作說也惶恐惶恐

某啓久不奉狀愧仰日深辱專人手書具審比來台候勝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日望一見於中塗而所至以賤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晤兒又老境所迫歸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眞州更不敢住恐眞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

留以須一見否死罪死罪若到揚間公猶在亦須當輕
舟往見也若又失此期則遂遠別矣漸凉惟順時爲國
自重人還謹奉狀布謝不宣

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略往一見
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見子由他亦得書指
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
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
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蕭公樓徘
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

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愧不可言某留家儀眞獨來常以河氷道致公見恩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郡還般挈定居後一月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將有差除或云當得亦未是實計當先赴老鎬僕或得連茹聊惠貺三十壺攜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某再啓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莊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

與刑恐難爲不欲盡談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板如所教也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李公擇三首　蘇軾

某已過瀟蘄明之來近聞明之已除臺直果爾替期未可決也雲上主人如不厭客當去叨聒聞已舉姚掾非老兄風義誰肯舉此孤寒木訥之士也哉聞往來者奉談不容口足爲交游之慶墨妙堂記并詩各告求數本

向將華老屢寄然皆墨淡不光告令指揮如法打道場何山將復一游否某雖未得即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着衣喫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頗得信亦甚好恐要知

并湖首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吳興殺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當凍合須惡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划所懷千萬非書所能盡也

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歡東萊所乏茶與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爲膳若要瓜虀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斯辭後揮抹妹鮮禮悚悚

與王定國　　蘇軾

每日飲少酒調節飲常令胃氣收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

答刁景純二首　　蘇軾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爰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陪但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并裝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貽垢溪山然純相變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溪而貧必然賜清顧幸甚

與靈隱知和尚　　蘇軾

余傳來并天竺處得道俗手書近百餘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見忘無狀何以致此蓋緣業未斷故耶會當求湖明一郡遲遲數月以盡平生之懷

與張嘉父七首　　蘇軾

某啟都下紛紛不遂款奉别來思渴深矣比日起居何如某凡百粗遣汝陰僻陋但一味閑真衰病所樂也合會未期千萬保重不宣

某啟今日與嘉父道别浩然笑僕醉後草書雖不通他

心信手亂書亦有禍福也公少年高才不患不達但志於存養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者此當銘之坐右世人學道非助長也則忘而已矣僕少時曾作雜說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者是也願一閱之

承過聽見許甚重不敢不盡

某啟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君若能留意於此遠到之漸也

某啟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是

蘸是菽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某啟公文章自已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某啟借示賦論諸文遂得徧觀殊發老思西漢一首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嘗言之於神考其跡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佩欽佩欽

某啟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邇居佳勝感

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為難求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備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答賈耘老四首

蘇軾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聞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爾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爲兩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鬢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由一見萬萬自重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勝公且告爲即末送

相于來揚州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勝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為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人否若吳興有

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朱行中十首　　蘇軾

某啓眞陽一見大尉宿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特辱尊使手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感慰兼集某承庇如昨更五六日離部已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人還忽忽不宣

某前承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眞者少獨唱無和悵勾謝氏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班

斤郢斵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錄呈以爲一笑手啓上問侍知照不深責也

某啓違濶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兹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已至即欲走謁謹先奉手啟上問

某屏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癤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禀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某啟近因還使上狀必已聞達連雨凝陰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遠虔州少留須水庚贛更半月行也南游歸治有足樂者想有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

自重不宣

某啟別後兩奉狀想一一關達比日履知春和台候勝常某滯留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悵惋南海雖遠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保練不宣

緩家人嘗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怍而已

某嘗眷厚借取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見禁所毆

者漸安決不死矣　此中人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輙牒虔州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得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類此慚悚不可言已得二座船不失所矣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

小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矣途中爲書文安國篆得閣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賫送祖堂者不罪不罪

某已得兩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賚錢寘去又以疫氣多殺亡者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遞少冗迫悶不究區區

荅劉無言　　蘇軾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徑山維琳　二首　　蘇軾

某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

意亦未可必也道聽覺忽見刺字驚嘆久之暑赤如此豈耆年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似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否晚涼更一訪憊甚不謹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自重

荅秦太虛 湖州　　蘇軾

某啟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以兩轎行悔今

日不相從也聞只今遂行故不敢來謁分韻詩甚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暑濕惟萬萬慎護早爲佳不一一

與秦太虛　　蘇軾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

與李無悔　　蘇軾

其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具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開且就鄉里承示喻進取之意甚倦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決取爲發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答呂熙道 湖州　　蘇轍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

無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仙者之慶有幹不外

與周開祖三首　蘇軾

某忝命皆出與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樸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時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遊中原壽敎累牘如接笑語即月遠想起居佳勝其比
無恙以欽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
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
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
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
紀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
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
惟予與袁伯業直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
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欲續和寄去今

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與自重而已

長篇奇妙無狀每嘗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珍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怍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與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湖州與人　　　蘇軾

託庇鄰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日履茲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聘企尚冀以時珍衛區區

答言上人書　蘇軾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詎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作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當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蘇軾

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祭張子野文　蘇軾

子野郎中張君之靈昔仕而忘歸人所共薄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强鋭優游故鄉君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麗然老成文敏且藝淸時絶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刳發幽翳微詞婉轉蓋詩之裔坐此而

窮鹽米不繼歡歡歌自得有酒輙詣我官于杭始獲擁彗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炎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酹觴再拜淚溢兩眥

祭陳令舉文　蘇軾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躓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蘊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自記吳興詩　蘇軾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題張子野詩集後　蘇軾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

祐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題魯公放生池碑　　蘇軾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諫𥥆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蘇軾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東海若後跋　　蘇軾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而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眉山蘇軾記

淨土之旨無善惡無取舍無靜亂無男女一念真正決定往生或者置疑於其間先佛豈不能也柳子厚東海若是亦子莊子亡羊之詞吾能自信不疑何慮淨土之不生也爲會照書此爲來者勸紹熙五年三月望橘洲老衲寶曇敬書

右東海若一篇呂東萊麗澤文粹亦嘗編入嗚呼昔人以淨土爲誕妄柳公故作斯文以譏其失大哉達佛旨者也近世沮茲道者猶多豈不媿於楞乎愚頃過雪上於李子濟家得東坡碑刻及跋文乃知前輩高明亦有賞音者今并橋洲之跋以刋之庶發人之深信也樂邦文類

書孟東野詩　蘇軾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

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蘇軾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題羊欣帖　蘇軾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劉沈認屐　蘇軾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着屐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屐

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卽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張子野戲琴妓　　蘇軾

尚書郎張先子野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書所和回先生詩　　蘇軾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熈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既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論沈傳師書

蘇軾

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自立乃傷變主者也近世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籬蒿關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學何哉

維琳　蘇軾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曾鞏

勑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叅綜郎選甚高爾曉達吏方宜在兹任夫惟篤於明恕可以副朕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祗厥敘可

知湖州唐淑問制　曾鞏

勑具官某吏之奉職循理能附其民使人久於其官則上下相安而治化易洽令爾之材宜於既試仰仍舊服以懋厥庸尚體朕恩益思遠效可

福州衆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曾鞏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爲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沖靜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奬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

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

神矣乎神也者至埶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欲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

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

放逸乃詔論次而恩廣遂受詔爲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旣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

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
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
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
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
之美致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
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
欲則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
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攷也而當時之士爭

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官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回泉州陳都官啟　曾鞏

右謹啟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屢膺仕以彌優簡濟裏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敦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窺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曾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爲吳興人至君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

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
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
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散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
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勲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
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
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
力以嚴肅族人能處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
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排財趣之無纖銖顧惜
恤隣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

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章氏某縣君其姪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畹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潾曰沂曰淑曰漼曰湜曰漸曰湛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甯天子曰嘻汝惟汝沈出于僭汝能錫

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尉命君於家俾休其老以儷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憒然順退游於林丘不蘊爲機不凶爲暱日遠無仇日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閭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曾鞏

夫人姓周氏湖州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嫁同縣陳氏爲秘書省著作佐郎諱某之妻爲人柔

嫕靜莊在父母家至歸于夫氏本於自修而卒於能孚于屬人陳氏有娣婦寡居當家事夫人常曲意下之於事常退避不敢與娣婦以其故頗夫人甚懽而親疏覯者莫不悅著作有田數千畝而愛士好施夫人常悉力助之以其故至不能自給而夫人處之自若過子之非已出者與已子無毫髮厚薄意人以為過人而夫人若有所不及也享年三十有五封德清縣君子曰樞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楷曰權未仕也卒於慶曆五年之二月辛丑葬於熙寧三年之三月庚申墓在長興縣永豐

鄉十山之陽銘曰嗟淑人體明德外惟均內自克不永
年殞殯則兆州官載石刻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曾鞏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
敦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
其弟楷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鞏蓋元豐元年鞏
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
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
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兢尚廉

嘉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詔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塟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討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爲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去害興利君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爲先初尉鄱陽令得

盜五人屬尉使爲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爲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鄭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爲君以開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嘗罷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于令余嘗開

縶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如人以爲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爲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爲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下上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人數事畧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所

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記所試者小也今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君字愼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變祖文倚考廸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從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

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
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毋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
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
氏某縣君一子敦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
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
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
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
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
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辱井銘跋

曾鞏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文有陳後王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東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朱服權發遣泉州制　　　蘇轍

勑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于今再朞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史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飾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制　　蘇轍

勑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兹士大夫重內而輕外脈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滿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

之意哉以爾希盛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皆當恭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宜城新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乾乃心毋以內外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制　蘇轍

勑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為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荅休命可

錄龍井辯才事　秦觀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唐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咒水疾病者飲其所咒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即馳請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

日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霑水灑而呪之三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㘅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

及無礙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為汝宣說首楞嚴祕密神咒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舉一觴為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陶旂吳興人象其父也因知卞山之豝有自來 元衡

高郵長老開堂疏　秦觀

棒頭取證尤爲兎解氷消喝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況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鎚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贓而叫屈豈知塡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岳堆山盡是黃面老子伏惟和尚腳根點地鼻孔撩天眞匠子之鉗鎚實作家之鑪鞴諸方擧唱要須十字縱横大衆證明但看一場敗闕

覺範誌言端禪師至高郵少游請之升座而龍頭蛇尾正端關回頭語也　元衢

跋續法帖　黃庭堅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妄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題燕文貴山水　黃庭堅

風雨圖本出于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

筆亦自難得

論青苗法不可行疏　　陳舜俞

民間出與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爲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抑

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乞絕者
巳不蒙其惠此法縱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
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
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耳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
一饑饉洊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
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隣里逋欠之時田宅妻
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
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
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毋歲而

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儆海內非王道之桀也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陳舜俞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

舜俞極談生死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
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
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
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
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
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
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
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
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

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
游過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
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
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脩潔行誼之士
不可造也時貳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
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與其見仲靈而
有以尊養之仲靈如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
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
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
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
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屬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
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歆其高名奏賜紫方
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
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
傳法院編次以示襃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
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
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

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
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
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
訴其寃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
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議論是是
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
辨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
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
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

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湖州謝到任表　　晁補之

臣補之言奉勅就差知湖州已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灊中郎臨雲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無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揣感涕交揮臣補之中謝

伏念臣本以寒生起于下國覊齔少日既孤露以不天
問學長年又遊遼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
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
巳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强恐隕越無以塞責
故蹲循彙于食功終頼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
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微幸遇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
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于匿瑕菅蒯可收而
代匱故容罷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
二千石其理之任有心許國盍敢脫于冗員無地輸忠

但益修于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湖州謝執政啟　　鼎稱之

承流巳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毋加撫中情而屢愧伏念稱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吏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奇寡偶孤蹤未隕之餘而幸刋垢磨光寛大兼容之際蕭條起廢踦蹐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倘可無歉于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況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淸遠之邦不緣丐求繼用付畀未覺川途之邈但知丹

檝之安自顧何人乃蒙若此斯蓋代遇其官夔龍潛裘丙魏揚聲服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有藥蓋異用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寵使受恩必報思攀鱗以無從隙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晁補之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闔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上處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自至而無求于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庳而嚴吉日

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烟雲之觀復繪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覿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